伊洛淵源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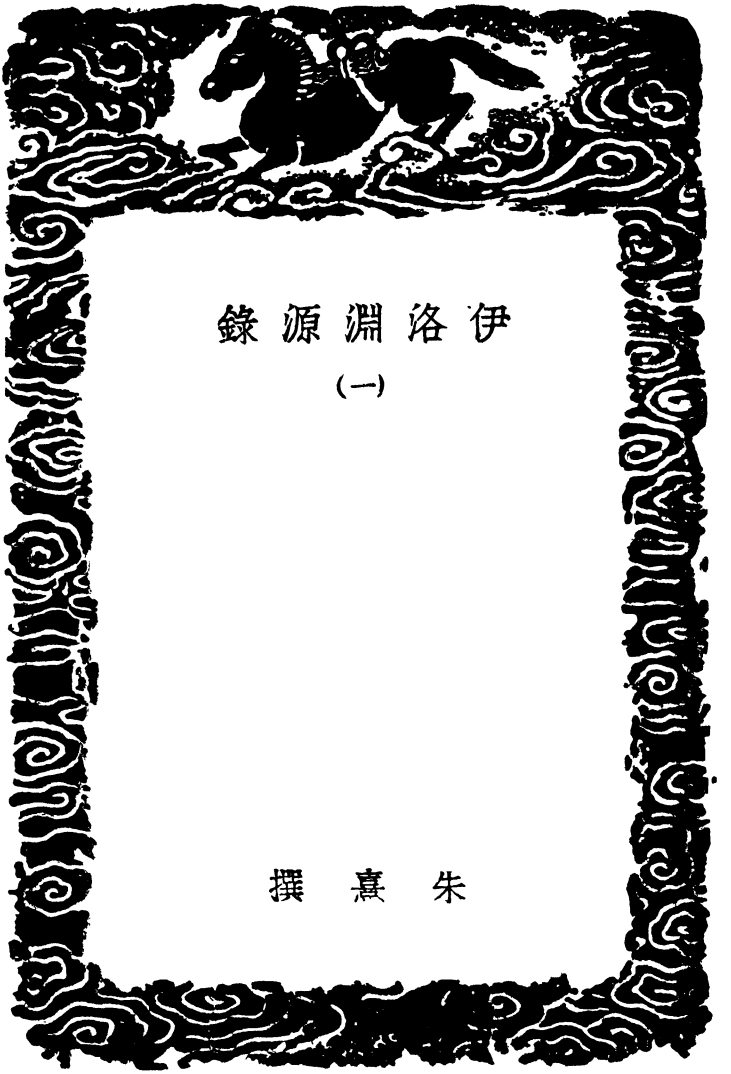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伊洛淵源錄

(一)

朱熹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伊洛淵源錄

伊洛淵源錄卷之一

宋 朱 蔡 撰

濂溪先生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兩造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

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餓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溢。止。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

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河閒劉立之敍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閒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閒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

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藩衍云。

邢恕和叔敍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荊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伊洛淵源錄卷之二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行狀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欽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欽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十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

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茨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嫌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晝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月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閒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

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庭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澮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

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稾。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

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叅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見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汨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

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敍年勞匀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廣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

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盡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淩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桑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匄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

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乎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卽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

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五字）子（一本有三字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四字）女（一本有三天一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敍述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敍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河閒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

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薄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樸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閒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稾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

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卽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閫者蓋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奬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桑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

先生行事爲最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愼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摻決。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子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

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聞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尙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宴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才。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

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視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伊洛淵源錄卷之三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　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令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竝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睿眷甚渥極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當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巧爲天

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及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閹。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嘗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胷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

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枲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卒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俄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眞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與。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

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非。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墓表

大宋明　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愁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

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亙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於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奸邪之言感動歆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躬服允蹈本於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鉤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世絶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遺事 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見上蔡語錄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見龜山語錄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

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見文集伊川記。下同。）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按龜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爲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

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可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感賢誠意。卻則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

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官。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尙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尙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很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卻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二詩皆見文）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錄）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爲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申公上疏略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庭聞棗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見上蔡語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尙諷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謗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

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愁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語錄。

學者須是胷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偸閒學少年。看他胷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叔恭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卻。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簡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通化。甚親切。見上蔡語錄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譴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見文集。然誌文作不傳於世。韓氏家乘經亂而不存矣。見涪陵記善錄。

或問明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見陳忠肅公集。范公遺事云。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

伊洛淵源錄卷之四

伊川先生

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唐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考致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程頤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言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進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上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國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東與呂申公同薦剳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幸知幾其神之妙言行

相顧而無擇仁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謂頤究先王之蘊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博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實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之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見實錄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後學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爲則陛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瀋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飾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高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察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嘗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

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集文）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嘗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見集文）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記劉諫議語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讀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

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叅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紫）

（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竊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頤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贍請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贍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設。素饌。然以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時盧玉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朱公掞、鞏衙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不竊笑也。又按劉諫議嘉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嘉不相知耳。）

一日赴講會上瘡瘍不坐。已叅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

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偏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僨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句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脇論事肯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呂大防劉摯王存同較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憸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爲希闊之美事而幾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而用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事體而言者謂頤大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恢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愼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於臣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能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閒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錄見實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

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還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音。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舜臣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卽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敍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敍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然讀玩味。卽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歟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二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紫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臨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

祐聞則不至有今[illegible]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雖通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閭閻以弔褒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純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飯必濟太中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日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並不動聲色指麾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需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有交有謀更以鋼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貴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堵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寧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祭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一作維泰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眞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

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本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案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而

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幷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進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著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以天下。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裒。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

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眞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遺事 二十一條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之豫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爲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祁寬錄尹和靖評。

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庭聞粟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禮敬如此見洛陽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

固多恐公不能周也（見遺書下同）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賫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

行時諸公嚾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卽可受渠是時已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爾（見邵氏聞見錄下同）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責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諭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見呂堅中所錄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下同）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焞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頤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見涪陵記）

善錄及尹公跋夏
袈所藏語錄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子學問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嚇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見胡文定公集伊川常服繭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繫絛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褒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褒方頂何謂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伊洛淵源錄卷之五

康節先生

墓誌銘

明道先生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氏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隸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丁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衡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卻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

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宴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淩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嗚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行狀略　張嶠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

斷自唐虞。迄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則又游於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迺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衞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於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饋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充、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

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熙寧十年春。得疾。踰百日。氣日耗而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初、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今從其兆。父以明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於家。先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必身臨之。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幸早亡。

遺事一十五條

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見程氏遺書。下同）

堯夫放曠。

堯夫猶空中樓閣。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眞風流人豪也。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不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堯夫之學。先從埋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

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大理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自贊云。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於伊川。伊川答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閒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伯淳言、邵堯夫疾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縣絕矣。他疾甚革。

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之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閒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文。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閒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見呂氏家塾記。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卻。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日月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淳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見上蔡語錄。

伊洛淵源錄卷之六

橫渠先生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眞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於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鎭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嘉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嘗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枚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聞起從

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閒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上嘉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

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

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諭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懦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

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於書略述於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士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游

論謚書　　司馬溫公

（橫渠之歿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溫公以爲不可此帖不見於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歿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公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遺事一十九條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後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殍者食便不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

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

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先生曰。由明至誠。此句卻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則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見北斗。則處雖不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蔡語錄下同）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閒。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

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尙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葬。見邵氏聞見錄。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尙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見程氏遺書。

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於是盡棄異學。信如此。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爲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擧以爲定。然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云。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按橫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鞭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與伊川此言。蓋退讓不居之意。而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張御史

行狀

君諱戩。字天祺。少而莊重。有老成之氣。不與羣童子狎戲。壯而好學。不喜爲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諭以爲貧。乃強起受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西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超爲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秩滿。以熙寧九年三月朔旦感疾卒。享年四十有七。君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己

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靈寶采稍歲用民力久爲困擾至則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於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壖爲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於郡守盩厔皆不之聽後以御史言於朝廷行之竹盩歲發旁縣夫伐竹一月罷君謂無名以使民乃籍隸盩園夫以日月課伐以足歲計其爲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善皆有籍鉤考會計密察不苛府吏束手聽命舉莫能欺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寇盜倍蓰他邑異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君悉覽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諭使無犯法開召父老使之教爲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餘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熙寧初上初卽位登用大臣將大有爲以御史召君喜以爲千載之遇開見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事有不關輿衰者人雖以爲可言皆闊略不辯既而見新政所更寢異初議左右邇臣不以德進君爭之不可乃告諸執政執政笑而不答君曰戲之狂易宜其爲君所笑然天下之士笑公爲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歎曰茲未可已乎遂謝病不朝居家待罪卒罷言職既去位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君待以至誠反復教諭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不五六月刑省而訟衰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吾昔日之賢令

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君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疏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己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君力爲經其家事。別內外之限。制財用之節。男就傅。女有歸。誠意懇切。不弛其勞。人以爲難。而自處裕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君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其兄載重於世。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既暴病卒。載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是月還葬。以從先大夫之兆。將求有道者以銘其墓。大臨惟君之善。有不勝書。要其大者。蓋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敢次其狀以請。按呂氏文集。有書請於明道先生。先生嘗許誌御史之墓。今文集無之。疑未及作也。

遺事條五

張戩爲監察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爲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邪。退而家居，申臺不視事而待罪。見溫公目錄。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爲證。介甫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戩不能答。伊川先生因曰：卻不向道只這箇使是不會讀書。見程氏遺書下同。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薛景庸名昌朝，橫渠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

天祺有自然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器局小，太規規以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又邵氏聞見錄云：天祺在司竹，舉家不食筍。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伊洛淵源錄卷之七

呂侍講

家傳略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爲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論居和州.徽宗召爲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韤.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衞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覯、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公聞.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

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游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

嘗言往與二程諸公游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邪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然公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嘗言正叔先生自小說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也公以爲二程遠過衆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閒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放前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修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預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愎諫自信動失衆心寖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雋日侍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公爲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

公性雖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勤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邪卒不與書

公晚居宿州眞陽閒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

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公之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爲時邪。程先生默然而去。按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濟。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遷請。便行封建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顒。游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卻佛學。公曰。只爲見得太近。

遺事 八條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見呂氏雜志。下同。

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滎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

有喜。

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滎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爲不可及。

滎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見童蒙訓。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時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見呂氏雜志。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嘗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

邪.

元祐閒.伊川先生旣歸洛.寄范公滔夫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先生召食.坐閒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旣而微笑曰.卻只被公家學佛.舜從.卽侍講之子也.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爲給諫講讀官.入翰林爲學士.後坐黨論貶死.家傳遺事.載其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楗槩.他不得而書也.

遺事五條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見程氏外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見范公遺事.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夫滔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頤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見程氏遺書.

尹彥明問范滔夫之爲人.先生曰.其人如玉.見外書.

楊學士名國寶.字應之.無他紀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呂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游。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申予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遺事六條

楊國寶應之。予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豐中。會於都城。予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見呂氏家塾記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見蒙訓。下同。

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辯論。應之嘉其才。既薦之朝。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鑪。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常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見呂氏雜志。下同。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

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己乃薦威敏可代己守道可任臺諫又知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其喜詆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規正其徵邪此應之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舊第日以蠶飯寘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立云

朱給事

墓誌銘　范內翰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爲修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爲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程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它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咎一人而輸以時足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師出路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

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神宗山陵韓獻肅公尹洛奏公句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愼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選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祗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侍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敦睦靡有閒言爲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卽之謙恭虛己常若不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定日爲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

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正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淸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仁壽縣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假師先塋之次。來請銘。銘曰。嗚呼公淡。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愼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祈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在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育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邙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半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遺事四條

公淡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無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見程氏遺書）

朱公掞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見龜山語錄）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六月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掞以本官再知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但以本官出兼中殊不怒也（見王彥繁年錄）

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見胡文定公集）